

集部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二　　明　周復俊　編

序下　贈送　遊覽

入蜀紀行詩序　　唐王勃

總章二年五月癸卯余自長安觀景物于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絕徑超玄谿歷翠阜迨彌月而臻焉若乃采江山之俊勢觀天地之奇作丹壑爭流青峰雜起陵濤鼓怒以伏注天壁嵯峨而橫立亦宇宙之絕觀

者也雖莊周詫呂梁之險韓侯怯孟門之峻曾何足云

葢登培塿者起衡霍之心游溝澮者發江湖之思况乎

窮覧勝事足踐靈區煙霞為朝夕之資風月得林泉之

助嗟乎山川之感召多矣余能無情哉爰戒文律用宣

行唱編為三十首投諸好事焉

晚秋遊武擔山寺序　前人

若夫武丘仙鎮吳王殉殁之墟驪嶠崇基秦帝升遐之

宅雖珠衣玉匣下賁窮泉而廣岫長林終成勝境亦有

霍將軍之大隧迴寫祁連樗里子之孤墳竟開長樂豈如武擔靈嶽開明故地蜀夫人之葬迹任文公之死所岡巒隱隱化為闍崛之峰松柏蒼蒼即入祇園之樹引星垣於杳嶂下布金沙棲日觀於長崕傍臨石鏡瑤臺玉甃尚控霞宮寶剎香壇猶分仙闕琱櫳接映臺疑夢渚之雲璧題相暉殿寫長門之月美人虹影下綴虬幡少女風吟遥傳鳳鐸羣公以玉津豐暇傃林壑而延情錦署多閒想巖泉而結興於是披桂幌歷松扉梵筵霞

屬禪扃煙𢿱雞林俊賞蕭蕭鷲嶺之居鹿苑仙談亹亹龍宫之偈于是金方啓序玉律驚秋翔風四面寒雲千里層軒迴霞齊萬物於二體綺席乘雲窮九垓於一息碧雞靈宇山川極望石兕長江汀洲在目龍鑣翠轄駢闐上路之遊列榭崇闉磊落名都之氣耿耿焉洋洋焉信二蜀之竒觀也昔者升高能賦勝事仍存登嶽長謡清標未遠敢攀盛烈下揆幽襟庶旌西土之遊遠嗣東平之唱云爾

綿州北亭羣公燕序　　前人

下官一作客人間獨傲海内少徒志不屈於王侯身不絶於塵俗狐吟五嶽長嘯三山昔往東吴已有梁鴻之志今來西蜀非無張載之懷况乎踐名場携勝友風月無幾琴酒俄乖半面十年一别千里何少府故人攀桂撫金石而論心韓法曹新餞班荆臨江湖而執手離亭北望煙霞生故國之悲别館南開風雨積他鄉之思于時蒼雲寡色白日無光沙塵起而桂浦昏鳧雁下而蘆洲

晚傍鄰蒼野霜封橘柚之園斜枕碧潭直斷芙蓉之水既而登臨惜别驂駕少留季札何人親逢贈縞子荆不敏思掛傾城惆悵北梁揖琴臺而漸閤徘徊東道思錦署以行遥嗟乎人事乖矣江山遠矣請命離前之筆為題别後之資五際飛文想羣公之不讓一言有贈知下筆之有神

安梓州南亭詩序　盧照鄰

梓州地池亭者長史張公聽訟之别所也徒觀其巖嶂

重複川泝灌注雲窓綺閣負繡堞之逶迤澗戶山樓帶金隍之繚繞信巴蜀之奇制也時鳯扆多閒上得和平之政緹瀛有截下無交爭之人以公寄切上僚故久無州將連四千石之重任摠十萬井之雄班職逾劇而道彌高位逾崇而德彌廣市獄無事時狎鳥於城隅邦國不空且觀魚於濠上賓階月上橫連蜷之桂枝野院風歸動葳蕤之萱草則有明珠愛客置芳酒於十旬羽服神交契仙遊於五日圓潭寫鏡光浮落日之津雜樹開

帷彩綴飛煙之路藤蘿杳藹挂蹤陰以送秋鳧雁參差結流音而將夕百年之歡不再千里之賀何嘗下客悽惶暫停歸轡高人賞翫豈輟斯文咸請賦詩六韻以見志云爾

七日綿州泛舟詩序　前人

諸公迹寓市朝心游江海訪奇交於千里惜良辰於寸陰常恐卒負琴書荒涼山水於是脫屣人事鳴棹川隅言追挂犢之才用卜牽牛之賞邊生經笥送炎氣以濯

纓郝氏書囊臨秋光而曝背似遇緱山之客還疑星漢之游顧駐景於高天想乘霓於縮地繁絲亂響涼酎時斟戲翔羽於平沙釣潛鰓於曲浦乘流則逝不覺忘歸咸可賦詩探韻成作

送遂州紀參軍序　　孫逖

遂州參軍紀公吾友雲將之令弟也敏於行志於道克脩人彝允副兄朂噫周公之胤紀為其首天祚明德必將有後不然何棣華之可久也選曹舉善羣吏須才九

霄始搆一命而傴穆卜吉日逴征畏途緬躋岷峨遐涉褒漢宿息巖險波臨湍悍仗信不慄載義必亨方暴忠臣之志固無垂堂之責爾之寡兄克施有政是則是效念茲在茲袪利則覦心永隔遠嫌則荒言自絶故雖邛僰之産巴蜀之饒不潤脂膏誰謗薏苡懋厥丕德時惟哲人羣公贈言要僕題序

送王侍御赴劒南序　陶翰

國家既誅邛筰之遊魂收滇池之陳地以蠻陬君長尚未

即序徼外新國約非甚堅將若宣王風布中興必俟才英矣監察御史王公志標勁節天假異能秉心而忠義必聞多方而文武不墜我中丞鮮于公以功名立破城江南闢啓而虜不敢窺城峻而敵不敢守者皆以匡時之策伏横行之氣不然者豈有夕舍一尉旦磨（集作麾）三軍盱衡於不毛之間決勝於大荒之表取廷評者決月登憲府者周星繡衣照于江源風霜掃于劍壁斯不足畏矣中朝名雅嚮義趨風餞筵傾誠翰墨紛驪百壺追送來登董原

之野萬嶺蒼然更繞華陽之國余以授簡敢無斯文

送孟大入蜀序　　前人

襄陽孟浩然精朗奇素幼高為文天寶年始游西秦京師詞人皆難其曠絶也觀其匠思幽妙振言孤傑信詩伯矣不然者何以有聲於江楚間嗟乎夫子有如是才如是志且流落未遇風塵謂天下無否泰無時命豈不謬焉翰讀古人文見長楊羽獵子虛賦壯哉至廣漢城西三千里清江夤緣兩山如劍中有微徑西入岷峨有奇

幽皆感子之興矣勉旃故交不才以文投贈

送張玄武序

元結

乙未中詔吳興張公為玄武縣大夫公舊友河東柳潛夫裴季安扶風竇伯明趙郡李長源河南元次山將辭讌言悉以言贈上有勤仁恵卹勞苦之風下有惜離異戒行役之諭一作論元子聞之中有所指國家將日極太寧垂休八荒故自近年兵出滇外討者或曰西南少疲是以天子特有命也將天之命斯未易然於戲蜀之遺

民化於秦漢紀古之道其由未知無置一作智此焉一有故字姑取廢也如德以涵灌義以封植其教遲遠其人迎喁至乎不可固未必也則曰保仁以敦養流恵以懐邺知其所勞示其所安無以醜之當可然也潛夫聞之中興不樂歎曰吾嘗與朋友有四方之異不甚感人如今之心多問其故對曰嗟嗟子能有是言也吾故感焉行有規矣無曰我年四十多哉無曰我時禄位下哉公乃復曰當不失於二公之意為異年覲會之方也已敢戒行役敢

自清慎終不貽朋友之憂何如於是醉歌中堂極樂而已諸公有贈遞相編次

送李彛宰新都序　任華

宗室後進有以學術辭藻著稱者彛也少好學通九流百家之言善屬文頗有大節去年制舉不捷無何以書歷抵二相國論安邊術由是召試西掖凡數十百人彛與莊若訥高郢同入高等何垂翅於制舉而奮翼於西掖哉蓋道之屈伸命之通塞各有時也執政以彛大人

在蜀故授新都以禜之彛豈不欲高步臺省時時與朝廷羣公談笑所以俯就遠縣蓋為大人屈耳秦雲滿天倏聚忽散與子分飛亦爾也古人别遠貴於贈言子昔為什邡令蓋鳴琴不下堂而理令領新都則異於彼焉蓋以廬井厭於梵𦏁之後甿庶瘡於刀箭之末樹立存育洪惟艱哉况奔衝填湊晝夜風雨誅求供應旬晦山岳其親庶務則宜戴星而出戴星而入焉其接賓客則宜一沐三起一飯三吐焉此朋友之望也如月照雪峰

花明錦江當有新詩時復寄來念之哉李生

送張都督赴嘉州序　　于卲

伊人之平康由我以專達否則政弛人何賴焉在昔漢宣永懷至理思與二千石之良者共之貞深一作竟探其元以化天下非道熙涉降理際天地一作人則不可膺是高選尚書左僕射冀國公審才以底用論定而後請將欲更蘇息復蹙齊且如張公無出其右緊受授則為憯怛彼嘉陽之人所益多矣況學致廣大心自精微議道置

法若示諸掌一舉雲翼三十為郎分兵領部義然後取
公以之才大時論用少以今之多艱乎謂用大則用之
大用小則用之小在我而已抑無懵焉良月撰吉輕舟
既具長空青冥未有黄落緹騎百從載旌而前戈矛生
風左右如舞且犀灘古地熊阜外虞通波萬里并客攸
攝其無以易者盍思無邪耶嘗寮為心望此行矣大幕
邀餞三軍助較一作教樂只君子如何可忘而後利涉信
宿人歸父母其顔渥丹下令如春受教賜知常謀始不

泱年而國賦足軍實倍啓廸恢達為諸侯雄

德政序　　　　　　　　　　　　　　鄭藝

臣嘗讀唐書竊覩太宗每以為將致治平必先仁誼得賢則理失人則危可鑒格言足徵邃古豈不以化馴易服威柬難齊哉然農戰交修德刑共舉將亂也其政必暴將弊也其風必佻將圖九合之威亦頼五臣之佐茍虞害衆莫若任賢視今可以知昔矣高祖皇帝以汴賊弑君唐朝絶嗣左袒罕聞其歸漢同聲皆儆於吠堯上

下相蒙酣為醉國寰區之内億兆無依競陳推戴之誠顧正君臣之位難違衆欲遂啓丕圖戡禍亂而俟中興協會盟而歸大國為蜀之帝報唐之恩明孝皇帝受命之六年天清地寧珠連璧合肇修人紀於變時雍至若皇墳帝典之精河圖洛書之奥步驟於羲軒之際損益於文獻之間不然何其盡善盡美之如是也遂使蠻夷向化吴越輸珍麟鳳効祥草木呈瑞矧復英賢間出俊乂羅生上猶以為未也方且側席勤求登用才哲循

名責實較德論功沮勸有謀黜陟不濫鑒乾締構允歸
睿作之功壽國陶鎔必有挺生之佐式扶昌運對越上
玄由是中外文武將相公卿洎庶尹庶吏各率厥職奉
若天吉越正月武德軍將校吏民緇黄耆艾等列狀詣
護軍使請以節度使徐廷瓊德政上聞願勒碑記且以
借留為請上憂勤庶政以百姓為心凝旒稱歎者久之
謂翰林學士藝云朕司牧元元將開壽域使國内郡縣
治行皆如梓潼朕何憂哉大吏久於官古之道也況衆

欲之乎朕既俞其請矣卿為我撫其懿實播無窮之聞以塞民望徽臣奉詔恐懼叙曰臣聞龍飛九五山川効雲将之靈鵬擊三千風水運波臣之化雖復同心同徳雅資十亂之功乃聖乃神永頼八元之佐内則臯夔協賛外則方召專征神謀且貞師律具有兼膺注意宜屬宏材此我皇帝之御宇也不顯帝圖顧兹天力四神践雪五老飛星投綸負鼎之人争伸弘業委輅請纓之士競奮深機蕙帳空而明月常孤蒲輪至而清風自激猗

歟偉歟雖居宣武之間未若我朝得人為盛也其或家連戚里身陟齋壇益揚謙損之風靡見驕矜之色功超賈鄧政邁黄韓有若武徳軍節度使徐公斯可謂一時之英也公名廷瓊字敬明東海剡人即國之元舅也世緒標竒門風襲焕鎮為峰鼎用作雄鎧父子則貴比金張兄弟則政同魯衛騰八龍之聲價齊二鳳之羽儀阮竹皆芳田荆并茂金相玉印各炷晨葩虎節師壇共覿晝錦徒思徧舉抑亦倦譚公王父唐京兆武功縣令追封

尚書左僕射太師高平王政績頻彰勳華早振自激封侯之志夙膺濟世之名西晉殊功榮聯邸第南朝雅望顯並官婚貽謀各著于承家致用皆光其佐命朱輪華晃豈獨推恩甲令門風實先種德遞傳奕葉孰與提衡歷佐昌朝宜鍾異氣公中含靈秀大爽炳靈幼挺英姿夙彰雅操稟說禮敦詩之教蘊經文緯武之才欲紹家聲早叅戎右敵國相吞之候決在毫釐陰符必勝之機制於掌握琱戈寶鼎門崇八命之榮玉帳金壇神授

六韜之妙故能名高大國業嗣良弓輕鎮北之無文恨征南之不武圮橋靈叟謂謀略之可傳汶水神翁知功名而必立自繼膺睿眷兩踐渙符四封無刁斗之音千里有袴襦之詠政成剖竹擁重執金掌領孤兒每警巡於晝夜扈隨大駕遠鎮定於邊陲纔復六飛將分雙節上以郪城輿壤潼水名區粤自艱難久罹瘡痏獄市無寄杼軸皆空羣盜猖狂幸冠恂之去日遺黎憔悴望郭伋之來時不有改張何其俾乂爰求賢帥式重雄藩乃

授公武德軍節度使公攬轡遄征下車畢理彈壓豪鷙封植疲癃究本尋源提綱振領害於人者雖大必去利於人者雖小必行甞謂人曰法者政之要也不可以不峻其隄防禮者教之本也不可以不謹其律度食者民之命也不可以不勤其稼穡兵者戰之器也不可以不肅其號令率是四者盡其一心上可以翼衛朝廷下可以儀刑藩翰吾得之矣爾其觀焉公以管内數多亡命姑務偷生久聚萑澤常為虺蜴狡穴皆依於窮谷妖巢

各恃于幽林化之不悛來而復叛郡邑虞其蹂躪路岐
苦於欻歘公宻運良籌嚴申軍令盡投私呂皆挾禍胎
益其戎兵誡其彊吏商旅無滯貢奉罔艱王尊申京兆
之威龔遂去潢池之患勞徠罕倦蕩析咸歸動有常規
賞無橫費上勤時貢下贍軍須月未及其授衣士已忻
於挾纊賑其匱乏之釋彼愁顏幸夜犬不驚宵魚自放哀
矜庶獄慎恤惟刑赭衣盡伏其神明丹筆立分其情僞
絕加等之聚斂革無名之征徭平衡不謬於錙銖蠹量

罔欺於主撮公又仰稽前古俯瞰遺踪思裒祇闢地之
謀味韓浩屯田之計膏腴靡棄黍麥頻豐夢果應於牧
人利可資於寡婦貢賦加倍獻奉相望又歲別進軍食
困沃潤之鄉置牢盆之務商徒繁會官筭委輸檢吏通
民機能制用矯時阜俗儉以率先貫天錢而已靡星文
認寶氣而已有劒𨷺文來奏入課連最閒蕹本可留足
表富人之術芋區難並咸知濟物之方公以鳴社嘉辰
繞樞令節祈聖壽於莊嚴之地祝宗祧於降誕之期自

捨俸金於恵義寺構華嚴大閣向者公府未完軍衛莫稱於是載修輪奐别創規模庭架虹梁門羅虎戟層樓𦦨賀偏增鼓吹之雄廣厦翬飛益動旌旗之色路當衝要地控都畿使車晝夜以文馳候館往來而宿餉每傾公帑用飫賓筵休聲洽聞靈貺昭感紫芝三秀黄犢並生天唯發祥地不愛寶迥掩得禾之異果符登麥之丈歌徳詠仁言将不足含和吐氣樂固難名大矣哉公之問俗觀風阜財述職焉可得而稱也爵賞既行中外同

嘉遂册拜中書令趙國公加食一千戶通前五千戶公
嶽降標竒星精禀異溫如珪璧郁若椒蘭智合韜鈐言
無鉤距運籌决勝荀攸可比於良平仗鉞䄆威謝艾足
同於方召研機照理植操資忠允武允文多材多藝軍
中講學馬上註書揮刀則立覩飛泉盤矟則惟聞折樹
而又貴不自滿謙而益光饗士投醪延賔比飯帳下之
犀渠貝冑咸感吮癰樓中之螓首蛾眉寧矜笑躄金閨
客行簪組美譚里巷相觀風雲動色宸衷夙注寵詔已

行致門境之允諧固本朝之是衛況家豊懿戚治陟殊尤心膂連營畜雷霆於北落股肱重鎮寄柱石於東川克副分憂合膺異渥宜其珉㔶德瑩檢圖功懋績著擁旄化行偃草比屋而乞留侯霸呌閽而願借耿純詎可使螭首翠碑未披文而相質麟臺彩筆不寫照以傳神臣志慕陽秋工非潤色仰遵睿旨敢述殊勲曾無少女之詞頓怯中郎之鑒所冀陵遷谷變尚窺沈水之文地久天長永覩生金之字謹為銘曰

金行啓運鼎業鑿乾麟御瑞紀鳳舞昌年曆潤浩注國祚遐延光凝寶匣福靄祥編上喆繼文皇圖增煥得一踐義登三轢漢懿綱宇籠大鑪真觀宗社還資徽明接旦大虛寥寥中貫元精麗物為瑞麗人為英英英徐公為國而生脂膏不染獄市不驚智勝兵强化行民附屢立奇功繼膺寵數帝念徐公聿齊其務迺睠梓潼并有饒賦公至若何時雨霶霈枯苗擢穎涸轍騰波摧奸禁暴劉弊止訛襁負而至動植興歌八政何先以食為天卧

鼓勸農免冑服田耒耜接肘臺笠摩肩閭閻風靡稼穡

雲連衆害既去纖惡皆除頒宣化育慎恤刑書徽纆自

朽囹圄常虛輕徭薄歛政協蒲蘆老安少懷遠至邇肅

風雨時若家給人足户溢版籍賦登公牘儲峙孔多貢

輸相屬神明之正誰為之師公之俱美福禄攸宜位隆

鳳沼恩注龍墀梓人頌德天子嘉之爰命荒虛奉揚馨

烈揚子神疲江生思絶涪水東注銅山西揭帶礪無期

永旌賢哲

送彭學士序　彭名乘華陽人

宋范鎮

蜀當西南陬曰輿坤坤為文為臣故世有方正柔静之士作西漢時司馬相如始以文章顯而後王襃何武揚雄事業著於篇唐陳子昂用古道振而時文於變意者岷峨藴精江漢蓄靈須其時克生其人乎祥符四年宋興五十二載矣是邦人新去兵革之苦始漸聲教之學而隴西集仙公以道藝行誼登王府主上紹休揔秉權綱獨覿昭曠恢大同之化罷三五之法遂有普慈之授

焉縣令前驅弩𩨠甚寵子弟師教檄文聿修里有冠盖之華家連庠塾之盛議者謂文翁玉堂子雲書臺興儒以來未有侈於今日者已盖聖人用一賢出一令觀悦之道其利博哉昔楊仲伯教生徒上名録者三千魯仲康選高第至郡守者數十異時立本朝議外廷絲綸王言潤色神化則西州士夫未量其教育也南荆領軍非久留之地故略而無述

送馮樞密還朝詩序　前人

茂州羌漢冉駹之遺也距成都十舍而遥雖羈蜀郡縣而不以中國之法治之故其叛服不常緩則盜邊急則嘯聚自昔然也熈寧九年春圍茂州刼畧吏民殺官兵劒南諸城騷然震驚夏四月乃詔資政殿學士諫議大夫馮公自渭徙成都以鎮撫之蜀人聞公之風舊矣懽喜踊躍迎擁於道公既至則一切鎮以無事憂者釋然駭者晏然隴畝市里按堵帖息王師徂征以畏以懷凷居凋歛悉復故處乃賦田器給種食以振業之莫不稽

籲厥角洗心易慮要神而誓曰自今以往不復敢干王略矣公以為武威即申文教不可後也崇飭學校以紹文翁之隆講明中和以追王襃之盛宣恩德問病苦方且與蜀人相安從其俗以為遨嬉會未暇皇而蜀人亦欲偃公之休恃以涵養以永歲月冬十月即拜公給事中知樞密院事圖舊德以急親賢也於是蜀之在官者及其學士大夫相與采民之言作為歌詩序引以獻曰公其不終惠吾蜀而遂東邪又曰公雖東當澤天下於

何而不終惠吾蜀也凡若干篇以美以歡以致其誠愛歎然若猶以為未也干旄之詩曰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其是之謂乎公且從容上前日道其詩之所云興民之利而除其害則衆君之作豈特贈離紀別之為哉蓋有以補治道而致和理也

送益牧王客學朝覲序　張俞

虎豹伏於山林鯤鯨遊於江海夫以搏擊蕩躍之性據淵險勢勝之場固其宜矣一旦虞焚其澤漁絕其流則

狂顧駭羣震溢山海毛介之族雲擾電逝豈罟網之設能制其暴哉況鳴弦張機動危其性彼聞跫然之音則有覆車觸舟之患矣豈暇翔擇而後處耶牧民者亦然益為西南之都會外戎内華地險物侈俗悍巧勁機發文詆窺變怙動湍涌猋馳豈其性哉守之者非其道也往歲三困盜臣之暴故其民翻然得計自爾三十載或政失其養則縁隙乘險欲躡前弊而復其怨得非駭逸之過乎是以詔教服御與天下異樞密學士太原公既

持其節鎮其地運方畧以適其欲宣上德以滋其生緩征賦以豐其財肅刑以平其枉逮二年黎俗淳阜獄訟寂寥和氣休聲溢於道路俞遂作蜀侯賦政詩以歌之今我侯以旂節朝于京師俞適在岐陽且聞侯之去蜀其國士大夫曰兵曰民咨嗟瞻嘆千里不絶好文雅者又競為詞章惜侯之行且頌其用信謂君子為龍為光有始有卒者也俞雖流冗不能忘乃作詩一百六十言又為序以為送元侯蘊神畧仗鉞靜坤維道冠九州牧

情通八國吏金城全失險鳳鳥此來儀印佩涵星斗牙
兵肅虎貔旌頭沈怒角彗尾滅長旗號令掊文物功庸
煥鼎彝言朝紫微座行陟上台司嶽峻神靈氣風清袞
職詩雙旌浮日轉四牡逐飈馳馬首壺漿滿梯空劍閣
危玉鑾鳴漢目珠珮照秦姬過陜懷棠樹經周歎黍離
節函龍夭矯詔檢鳳葳蕤霽聳浮雲閣春流象壁池巖
廊通夢想海寓識雍熙回睠西南國行謡滿茘支

送趙大資再任成都府詩序　文同

上五年秋七月丞相以成都守臣當更具所以宜往者名氏陳於上前曰是其職序才業皆可以稱其任惟上之所擇者上凝神久之且曰今海内之藩域號為至重者舉莫若吾之全蜀壤土衍沃民俗豐彩外之則八國種落賴之以綏輯内之則四道郡邑倚之以康靖得人而重固異他所須智畧沈辦威惠肅給厭輿論之所與慰遐陬之所欲者始為其人矣我有耆哲宛在東土是嘗屢以仁愛明恕撫吾西南之民其民懷服其信厚逮

今未聞有輒敢一日忘者此將煩之再涖於彼其謂往制無循襲丞相奉上旨乃聖慮所及度越常議選委良帥以遺井絡遠人蒙慶不勝至幸於是以資政殿大學士召公於營丘大旆過詔趣見上眾恚謂公輔臣必以遠辭既對便坐獨奉天語雍容啓問移漏累刻惟以願得亟裝出都門并驛臨治以副上之所以待下之意訖不以私請自免以圖便安遂行上褒嘉之馳使勞諭眷委之厚無與為較先是公二紀之中臨於蜀蜀人既聞

公來男呼於道女讙於竈皆曰我之匙筯安於食而枕簟樂於寢者不圖今日復困於我公也公既至簡條目去苛異刷滌梗垢磨盪昏𧾷疑羣疑革而冰消大擾息而波澄未逾月而梁岷之下晏然已為樂國矣同昔者嘗聞之於公曰夫感物患乎有心有心則接於物也泥而不博臨理貴乎無欲無欲則燭於理也明而不闇泯諸妄慮照以正見則天下之治安有所謂齟齬而難治者哉盖公素事如此以為身術故入匡巖廓出殿巨屏曽不以

內外為輕重而一以其所典事者為政治之本凡取知於君而獲愛於民者其將繇此者與同當欲有所論譔以紀公之休懿會赴官興言道出門下公因授以送行詩一篇俾同為之序乃述上之所以復用公於蜀與公之所以得蜀人之歡心者題其篇首詩自韓魏公而下凡若干章云熙寧六年上元日謹序

代送席帥序　　楊天惠

上即位之七年詔以吏部侍郎席公為顯謨閣直學士

知成都府公少遊蜀道登鹿頭望雪嶺沿雁浦尋江源彷徨周覽山川形勢而得其豪傑耆舊主名與其風謠氣俗之詳及是命固樂與西南為不朽事既練日即引道而蜀人亦以公名卿子清毅有故家風度必能舉廣漢遺烈倡方面之治於是開府之日小大趍令民各順聽亡所抵牾老奸宿惡閉門束手念自淬厲求為柔人而益利兩道二十餘州水芸火耨山行野貿之氓咸足生理抃喜盈望如公戶摩撫而人勞苦者蓋公設施百未一二

而治功已如此矣公遂勤成之行之不變凡幾年治益進功益章天子以公名實相應果可用不疑也亟下璽書召焉方坐宣室開延英從容賜對天下事因空紫樞闕黄閣以時贊授無不宜者回視前日風憲之拜銓衡之遷猶不足淹步武況牧伯之寄岷益之遠是尚能延駙馭耶其節下小大夫也試吏小邑幸得操簡書受約束於幕府公不知其亡狀時賜之坐訪所欲言其亦憪然思自單竭陳義未竟公必知其所以然至乃未言而蒙識察不

竭而承知遇士大夫竊恠之而公處某常自若也今公還朝廷某賤不及從迎計歲時不即獲侍如出幈幪暴露於外如去清陰何恃而安雖然鼎鉉之材當為巖廊重圭瓚之器宜為宗廟珍以一方不可獨留也某小子寧能久怙耶用是自決無限望秋風已壯嚴召方急某願公以天下之重自重而不敢有所祈謹抗手抑首遷延而辭避

送成都席帥序　　王賞

席公治蜀之五年詔書移鎮平涼賞送别於昇仙橋上

而言曰契丹大國也中國奉幣交懽為兄弟靈夏小國也臣服於中國大國富强其勢為難動為中國之患大小國迫蹙其勢為易危為中國之患小然契丹自澶淵講盟慶歷再和之後北邉無狗吠之驚者百有餘年夏人自元昊以來服叛不常五路宿兵而内引百辠為助敗兵蹶將困於飛輓者累世而不息此其故何也令日契丹破滅議者謂西方可傳檄而定是亦弗思耳以前日之勢觀之為患大者反無足憂為患小者乃深可畏無

足憂者易亡則知深可畏者為難取也大抵國大則有所恃而不戒位分太嚴而上下不交法令太急而百姓不附故其强易弱國小則無所恃而常懼其軍民之勢猶一家也相卹相救謀慮日深故其弱難犯平凉四面無險阻號用武地若朝廷無深入之計為守而已則可若欲求朔方故地則為執事者不可不慮古之人欲謀人之國者必有素定之策伍員之於楚分兵以肄之充國之於先零持久以服之夫無謀人之智而使人疑之

拙也有報人之志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況夏人今有脣齒之憂耶為今之策匿影撤備使之勿疑焉而後可以有為也嘗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

送符制置被召序　何耕

二十五年冬上召四川制置使符公於成都明年春命始至公以次付使事府事理裝戒行日於是賓佐掾史雜然相與懷公之德惜公之去往往有不懌者獨其客

何某揄袂奮臂抗聲於衆曰公召宜也已後矣公早揚
俊聲雄辭大篇甲乙上庠繹史紬經强記洽聞貴而彌
專老而不休於時為耆儒登車澄清擿伏糾貪風烈巖
巖嚴而不殘徘徊巴蜀十有餘歲最後以太府卿總四
路之賦國用以饒軍無乏食厥功茂焉於時為材使者
蜀道謀帥帝難其人峻秩西清命公往臨剔蠹治荒公
不敢媮田婦販夫知公勤勞於時為賢方伯令天子總
攬萬幾躬行福威舊德名人登用無遺者万俟公來自

沆州至之日拜右僕射魏公沈公相繼起遠外位政府公視數公皆一體人也顧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與其利專於一方孰若澤被於天下與其擁旌仗鉞為藩宣保障之用孰若垂紳搢笏有謀謨規誨之益故曰公召宜也而吾徒尚何以戚戚然兒女悲為哉雖然蜀父兄有蓄念於此久矣不敢徹聲於天子而敢私布於下執事公其聽之否乎自秦丞相當國逐蜀士如棄梗無一人綴文石之班望屬車之塵者或曰謂其輕而黨同丞相惡

之故弗用嘻亦甚矣百步之内必有茂草而謂蜀之人人人皆輕人人皆同也不幾於誣乎兩蘇公兄弟也伯氏以言語得罪瀕死不悔而其季淵靜木訥出於天性蜀國范公與温國司馬公平昔議論無一不同至論樂律則終身不能相合也其不輕不同者亦可槩見矣或曰蜀地踈遠丞相忌之故弗用此又非也宰相之用人當問其賢不賢豈當計其踈不踈遠不遠耶令有横木於道當舉以十夫之力則取諸吾鄰里鄉黨而足矣至

於當舉以千萬夫之力則取諸塗之人可也而必曰吾之父兄子弟焉吾之鄰里鄉黨焉則木之橫於道者沒世不行尋常天下之大過於橫木亦遠矣而窜相方且惟跡遠之務去嗚呼殆哉蜀父子竊竊然不能忘情於是者有以也夫側聞万俟公頻年於外涉艱阻知情僞甚熟患令其還宜必有至公甚盛之觀以懲創前弊慰安羣心者而沈公亦嘗為政於梓於夔所至有惠愛既去人思之今公又自蜀以往天下其意者將振蜀人於二

三公之手乎未可知也公既見天子於殿陛上退而與万俟公魏公沈公論天下事孰通孰利孰病其能漠然無一語於蜀哉盖非今日庶政一新公道廓開之秋則公雖有欲言之心而不可以言非公與沈公在蜀日久凡觀民風考論人物之詳則蜀人雖抱無窮之恨而不敢以告語曰日中必𤋮操刀必割盖言時之不可失也公行矣嘗試為蜀人圖之

送牟秉常先生序

明周洪謨

予叙郡人物自漢以來見史傳者固非一人惟宋程公許忠信孝友出於天性史深褒之特以抗直不阿故屢遷華秩而輒屢斥然而公許始終一節不變所守雖古直躬之君子蓋不過焉今秉常先生公許里人也其才敏追公許而直諒亦似之永樂乙未舉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五經諸子百家之書靡不讀而過目輒成誦一時輩行皆多其博洽自以為不可及暨授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未幾有忤權貴銜之中以法謫戍遼東繼徙

張掖棲遲乎沙漠不毛之地二十年于今矣邊帥以下皆器重之先生砥礪日閲經史至忘寢食暇則賦詩草書故其詩益工而草益精近歲為邊帥所薦始復其冠帶仍給事邊閫頃之以公務來京師既而與故交留詩别搢紳大夫和之者凡若干首兹復以使至乃集詩而俾予序之嗚呼先生久詘矣信孟子所謂困心衡慮而又甚焉者也予讀先生之詩未嘗不為之於邑而觀者或誚其悲悽之至殊不知三百篇之可以怨者皆出其

性情之正而無尤焉先生之詩亦猶是爾古之君子內舉不避親外舉不棄讎安得若人者起先生於荒陲乎況今上勵精致理下詔求賢不棄側陋倘有薦者則束帛之徵在旦夕焉因書此以識别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三

詳校官內閣中書臣李　釆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王　焜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三　　明　周復俊　編

記甲

南門記　　唐張延賓

崇高莫大於君親嚴莫大於父君有覆幬父有訓育逮於夷貊生知禽獸性感不俟教解也而肖形之内戾氣間存觸瑟生灾夢牛成患何代不有可勝言哉賊𡚒焚門亦由是也族滅門覆為愚者鑒誡所以書其所由來

其餘則詞存於左右壁矣興元元年記

創築羅城記　王𡺸

皇帝改元之六年諸道鹽鐵轉運兼鎮海軍節度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燕國公高駢奏臣前理成都築大城請記其事上命翰林學士承旨臣王𡺸授其功狀臣𡺸承詔再拜上言夫外户不閉雖前聖之格言設險以居乃有國之雄制用是則光昭振古勢讋遐夷不有高墉曷稱巨屏我之奥區粤惟

井絡繁阜昌熾標出宇內先是蜀城既卑且隘象龜行
之屈縮據武擔之形勝里閈錯雜邑屋填委慢藏誨盜
城而弗羅矧乎西東江山南控烏滸疆理湞洞宻邇舊
貫因循日居月諸殆逾千祀漢魏以還英豪迭處至若
公孫述之禁黠諸葛亮之經營曾不掛顧留心乗機制
禦斯葢天藏盛烈神貯嘉謀俾集元功式耀雄武自二
紀以降邊部戒嚴有虧懷柔或阻琮賮雖負山川之險
且乏金湯之固上顧相臣曰朕以不德化罔被於四夷

惟是西南戴羅俶擾深軫予衷將若之何丞相進曰陛
下以睿哲照臨臣輔理臣不能敷聖澤以懐異俗俾流
毒於益人臣之罪也然黄帝有阪泉之役放勲興丹浦
之師周逐玁狁漢備匈奴是知猾亂自古皆有其所以
滌厲梗致時雍乃在進任忠賢馳驅英雋耳臣伏見今
天平軍節度使駢即威武公崇文之孫也威武在元和
中屬闢以蜀叛冩悪祖殷憂擇其所以伐之者由是允膺
聖奬能以部兵復梓州統大軍平玉壘大節大忠煥乎

典冊駢能不墜其業益大其門既席勲烈之資克擅匡扶之志材超衛霍氣葢關張忠孝兩全河山繼誓聿修厥德自成名家馳譽石麟焯有美稱出守天水邊塵不驚戎律既申將畧克舉俄而交趾淪陷有命遄征既復土疆遂錫斧鉞則馬援銅柱楊僕樓船步驟之間莫得倫比固以威張恵浹後勁中權五年於茲海波不動朝廷方期拔用不可久留爰命徵還彌增寵澤時屬麗勛始潰鄘方未寧駢則再登師壇復開將幕士絶朝飢犬無夜

驚威加鄰部化敷屬城相印以之疇庸和門為之增氣恭以憲宗録崇文定蜀之勲也既如彼陛下念駢復交理鄆之勤也又如此俾榮舊履重建高牙必致師貞可期俗阜上曰俞爾惟代天其行之於是詔駢復以丞相擁節去汶陽趨錦里至則詢問疾苦樹置紀綱廵按封域周覽郛郭且曰夫療疾者必在藥乎心腑然後可以堅四支植木者必嘗澤乎本根然後可以茂柯葉今城之於蜀其由心乎其由本乎則知不理於近曷能致遠

不固其内安能保外未有不謀而能成不壯而能威不勞而能逸者也於是擇將量材拓開新址分命支郡以令屬邑乘時就役靡不適中吏不敢欺人不敢怠岷峨之下忻忻子來昔梁伯亟城人疲弗處子囊築郢見誚於時曷若駢能度其宜樂用其士圖難於易去危即安環以大城用冠諸夏其功固已相萬矣惟蜀之地厥土黑黎而又磽确版築靡就前人之不為非不為也葢不能也惟駢果得衆心克大成績鳩工揆日不懈於素十

旬之中屹若山峙南北東西凡二十五里擁門却敵之制復八里其高下葢二丈有六尺其下廣又如是其上則袤丈焉陴四尺斯所謂大爲之防俾人有泰山之安矣而甃碧塗塈既麗且堅則制磁飾瓶又奚以異其上建樓櫓廊廡凡五千六百八間桅梠櫛比闉闍鱗次綺疏掛斗鴛瓦淩霄若翔若飛如偃如仰栖息烏兎炫熀虹蜺龍然而紫霞然而横望之者莫不神駭而氣聳目眙而魂驚其始也咸謂冥助似非人力其外則繚以長

堤凡二十六里或因江以為塹或鑿地以成濠則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又何以加焉是知摩壘者不復矜其能擊柝者足以抗其敵所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其舊城周而復始葢八里髙厚之制大小之規較其洪纎可得而辨矣況乎扼束都會襟帶地形險易之狀斯呈强弱之力可見自秦惠王踈翦山林以通中夏及李冰為守始鑿二江以導舟楫決渠以張地利斬蛟以絶水害沃野千里號為陸海由冰之功也漢文翁買

學校勸人受業行俎豆獻酬之禮於是儒雅之風作洎
威武伐叛擒大憝而新其人玉石不得俱焚焉兩蜀至
今稱之駢之來鎮肇興武備儆有禦衝之事夫然後不
為外羌之所窺矣惟蜀之人自冰與翁自威武暨駢乃
獲佑於天者四天之於蜀厚矣長雲斷岸莫得而㮣古往今來
何嘗能覩傳不云乎人保於城城保於德觀駢之政可謂保城
與人矣向非挺生俊傑來弼聖神則孰能建絶代之遺功創一
時之偉績者乎況夫高不可踰堅不可觸俯瞰天表方

駕馬足銷吞祲沴亘壓咽喉訖使豺狼耳之而色沮目之而膽褫是謂不爭而勝不戰而服者也新城成詔加大司徒封燕國公旌殊休也重以萑苻充斥荆楚傷夷遂假威望茲用底寧弓矢專征銅鹽劇任安危攸繫一以委之往哉荆渚荆渚既清又徙金陵金陵以平救鄢郢之剽殘拯江湖之焚溺期月之内罔不樂康若乃考其才稽其用所至難息所施利興智無不周技無不達韜鈐捭闔固自生知詩禮幾微雅當師逸雖羽書疊至

應用如神加以詞鋒莫前筆力遒勁屢獻平戎之策每陳憂國之忱抑又城府坦夷器宇冲邃禄利不盈於私室夙宵無怠於公家殷頻在邊未嘗蓐寢羊偘待士靡顧囊裝崕岸不可得而臻波瀾不可得而際矣所謂社稷柱石川嶽英靈者也則知駢如何臣城如何功嗚呼天贊其謀地襲其固非吾君不能用其材非臣誠不能就其事故曰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勲乃見城由駢而成駢由君而聳城既牢矣人既休矣宜乎讃盛德之形

容叙勲賢之丕烈恭以操觚載事作者為難臣非其人
何以稱此將欲刋諸貞石寘彼坤維垂於無窮期乎不
朽屬詞愈拙染翰增慙銘曰
惟蜀之疆擁抱岷梁斗絶諸夏裂為一方啓達上國
肇自秦強壯者五丁導彼青冥鑿岩而梯飛棧以行
動猶鳥逝舉若猨輕漢人旣遷言語乃通眇邈千祀
遂杂華風界彼邛滇靡設鍵關在古侵殘為蜀之艱
唐被聖德閒仍凶慝猖狂逾紀呑噬無已芟獮焚驅

旰不寧居皇帝踐阼驚嗟震怒爰擇藎臣推轂以付時惟燕公撫俗訓戎碩畫宏規神輔其衷經始新城心術潛形乃告編人版築雲興相彼井廓觀於封部調兹郡邑量其户賦劃界指期莫敢踰度蜀人未安待城以歡蜀土方危待城而威阡陌繩直門閭棊布外聳風雲内扃貔虎舟木蔥蒨麗譙煒映戎馬夜寧戈鋋晝静蜀山嶷嶷蜀江滔滔寇不敢窺人不知勞險而不煩峻而不譁去來出入嬉嬉一家燕公之德

其誰與鄰燕公之功式利於人德入人深功流不極勒

銘天隅為臣表則中和四年記

創築羊馬城記　李昊

粤若蠶叢啓國魚鳧羽化於湔山望帝開基鼈靈復生

於岷水然則疏鑿巫峽管鑰成都而猶樹木柵於西川

跨土田於南越其後蕪并梁漢睥睨巴賓獵騎奔馳會

秦王於褒谷石牛來去闢蜀路於劍門空驚化玉之徵

寧獲糞金之利爰自朔分秦歷聲接華風代有雄豪迭

為侯伯運當奇特子陽乘虎踞之機時遇非常昭烈資
龍蟠之勢若迺張儀之經營版築役滿九年楊秀之壯
觀崇墉功加一簣洎我唐臨御聖德昭融武威雷驌於
百王文德日暉於四海惟玆益部扼彼邛關蒙王包豕
突之心坦綽肆鴟張之志時或窺吾卧鼓覘我鞱戎彎
弧學射之山飲馬沉犀之水玉帛子女漂流鼜𪔏之鄉
珠翠綺羅散失雕題之域累朝是忘逸樂深軫殷憂夢
卜良臣控彈巨屏南康王以儒術柔服教習詩書燕國

公以將略威懷淬磨斧鉞息波瀾於錦水朔制度於羅城踰百雉之恒規補一隅之闕事有備無患庇蜀人以金墉避亂蒙塵安僖皇之玉輦雲蠻稽顙遣使來朝航滇河以獻珍越沉黎而納欵當廟社阽危之際鑾輿出狩之秋坐制南荒終無北寇乃燕公之力也往以蒼穹告變天禄中微吏門方轉其斗魁王氏遂分其鼎足既而莊宗繼絶皇祚中興靈旗西指於巴庸蜀主東朝於伊洛先帝以初復地方懷遠人須仗權謀迺睠勲戚於

是詔飛丹鳳召何晏於并門節立蒼龍封杜悰於井絡即我大尉侍中平原公分茅金闕受瑞彤庭帳移竹馬之邦輪輾木牛之路星馳十乘霧廓三川宣皇風於上事之初慰人望於下車之日且以城邑自經尅復勢尚搔摇公來如太華之安帝寄得磐石之固益民多福而遇賢侯公曠度涵空英風擴古襲門冑則重侯累將保勲榮則帶河礪山會族而象簡盈牀奕葉而貂冠滿座其為盛也無得名焉頃者以龍戰玄黃虎爭區夏殺氣

晝昏於日月陣雲宵蔽於星辰天柱傾欹海波動盪鼓鼙未息干戈日尋公是時斡運璇樞端持瑤鏡賛神謀於不測斷人事以無疑獻替經綸折衝樽俎决勝廟堂之上制敵掌握之間借箸為籌舉無遺算內則翊戴天子外則承寧諸侯言正色莊有犯無隱成少康祀夏之德弼光武興炎之功再造巨唐削平新室歷數允集神器知歸皆由公叶和元勳光輔洪業是知取威定霸崇文教以興隆安上治民脩理容而鎮靜足以神交旦奭

事倅平叅力致大同宜亨廣運以之首揚紅斾式遏錦川古有遺機待乎作者公鎮臨之始年中興之四載也歲在丙戌春正月十有一日杖鉞而至無何朞月逆帥康延孝自普安竊兵叛亂矯詔窺覦犯我鹿頭營於雒縣勢將犂衆必寇近郊公曰清野待敵於民何罪堅壁而守謂我無謀況城雖大而弗嚴隍已平而可步衆情憂洶公意晏如飛羽檄以會兵伐林木而立栅森然簇戟容爾横簫環以深溝屹如斷岸五日之内四面尋周

民一其心士百其勇於是精選將領分部熊羆電激妖巢火熏狡窟一鼓而元兇氣喪載攻而同惡疲頹擒鄧艾於轞中斬龐涓於樹下長蛇碎首封豕析骸獻捷功於王廷掃逋穢於侯甸一除牙孽大定疆陲公於是提振紀綱恢弘典法六條已正七德皆修言出令行家至日見未幾先皇厭世今上纂圖聖政惟新睿思求舊不改山河之寄永繫社稷之臣一年而加弭貂再歲而昇掌武將軍幕下列虎豹之爪牙丞相府中非鴻鵠之腹

背猶且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診療生靈討論獄訟固以忠為令德孝出因心力奉國家勤修職貢琛賮縈紆於劒棧包茅旁午於玊京史不絶書府無虛目閲其庭實標出羣芳推晉文尊奬之誠紹齊桓糾合之業天子得以居南面之貴銷西顧之憂萬里長城岌然存矣公一旦謂諸將吏曰夫華陽舊國宇内奥區地稱陸海之珍民有沃野之利郛郭則樓臺疊映珠碧星輝江山則襟帶牽連物華秀麗閭閻碁布鄽陌駢羅不戒嚴陴

是輕武備耳亂臣賊子何嘗不窺南詔西羌曾闖入寇將沮豺狼之意湏營羊馬之城吾已揣之衆宜協力封章上奏揆日量功分界繩基辨方畫址百城酋壯呼之響荅以雲來十萬貔貅令之風行以霧集杵聲雷震版級雲排王猛鬻畚於城隅傅說飛鍬於巖下公間日巡撫役者忘疲周給米鹽均頒牢酒如般五丁之力纔踰三旬而成克就厥功不僭於素遠而望也象衆山之迤邐俯而瞰也若峭壁之斗懸掘大濠以連延增長隄以

固護鷙鳥搏兮可越武夫勇兮莫干摩壘者諒之摧心守陴者由之示暇舊城崢嶸而後竦新城崚嶸以前蹲並而言之若泰嶽之與梁甫亞而稱矣若夫子之與顏回重門開而洞深危樓亘而翼展至若八月之江澄寒碧七星之橋架晴虹偉乎津梁成茲壯麗公以羅城雖設智有所虧重築大敵鎮於四角嶔岑掛兒崚屼栖鳥儼樓櫓於泬寥懸刁斗於天表其東南也直分象耳迴眺峨眉雲霞斂吳楚之天煙水送夔黔之棹其西南也

旁連玉壘平望金隄宵瞻火井之光曉望雪峰之彩其東北也樹遥雲頂氣鬱金堂雨收而疊嶂屏新靄薄而重巒晝暗其西北也襟袖廣漢肘腋天彭魚龍躍萬歲之池鸞鶴舞陽平之化其或碧雞啼曉金馬嘶風擁旄戟以登臨覩山川之形勝有以見公心同軒鏡竅鑒鬼神手秉漢鈞錙銖造化能於昭代樹此豐功鄙金甌為漏巵小鐵甕為凡器其興也已當農隙其罷也不害蠶時帝旨洛嗟王綸奬録詔書勑知祥省所奏重脩葺當府城池已取十二月一日興功事具悉卿

龍分玉節榮鎮錦城守富貴以無疆慕功名於不朽特峻金
湯之固以威蠻貊之邦況屬年豐復當農隙既暫勞而永逸
亦預備於不虞益見廟謀允符朝寄省閱陳奏嘉歎殊深公
猶歸善於君讓功於下諸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光禄大夫檢
校太保守彭州刺史上柱國李仁罕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
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守漢州刺史上柱國趙廷隱右廂
馬步軍都指揮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守簡州刺史上
柱國張知業等家傳義烈世襲丕勲托弓而霹靂聲乾揮

劍而魚麗陣破曹景宗鼻頭火出薛孤延髭尾煙生英毅無儔智謀咸博左都押衙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蜀州刺史上柱國潘在迎等或鼎鍾舊族或書劍名門佩鞬執弭以從戎憑軾搴帷而至理至於華皓不墜忠勞是能領袖 雄藩表儀會府而皆躬臨卒列統攝庶工無揚干之亂行絕趙羅之辭役明興晦息日就月將巨績告終羣才協贊自天成二年丁亥歲十二月一日起工版築至三年正月八日畢手公再飛章上奏詔曰

勑知祥省所奏修治城濠畢功事具悉百堵皆興四旬而畢亘羅城而雲矗引錦水以環流外禦蠻夷中權幃幄公家之事相業可觀備覽陳奏殊深嘉獎於以表綸綍褒揚之寵知朝廷倚注之恩其新城周圍凡四十二里竦一丈七尺基濶二丈二尺其上濶一丈七尺別築障四尺鑿壕一重其深淺濶狹隨其地勢自卸版日構覆城白露舍四千九百五十七間内門樓九所計五十四間至三月二十五日停運斧斤其版築採造軍民共役

三百九十八萬工其執事餱粮及役罷賞賚斗支稱給緡貫囊裝其數凡費一百二十萬其諸將大校出良駒於皂棧解重帶於腰圍選其纖柔釋其好玩曾無顧愛一以頒酬其縣大夫及寮佐已下或賞之器帛或給以緡錢咸有等差不無均普公即奢從儉節事省財馬如羊而不入私門金如粟而不藏私槖恚肆公家之利盡充王事之資圖有謂之功非無度之費也公誠欲為而不載朴而無文衆意未然墻進固請四民喧闐於衙閫

萬口號沸於堦墀父老曰公侯政洽神明慈如父母前年定延孝之亂今歲防蠻蜑之虞盡力城隍務安井邑遂使我等保家庇族養老寧沖如是者功德在民憂勤報國安可不叙述休烈雕篆貞珉豈不美歟何容辭也公謂諸賔佐曰抑聞秉人之約義士猶或不為貪天之功智者宜然不取所修邉備式耀國威將欲罄臣節於一時彰帝猷於萬古殊非己力難遏人情誰當游夏之才請紀見聞之事昊相門牢落堂構蕭條翁歸文武之

材明時侍問荀息忠貞之志暗室不欺寐酣而白鳳昂藏染翰而墨龍夭矯嗟乎鄧禹秉鈞之歲雖慶承家陸機赴洛之年不堪覩國空餘壯節退卜良知驅車幸返於故園提筆謬登於華館金臺玉帳敢差俊彥之肩綠水紅蓮獲繼鵷鸞之踵酷慙薄技莫贊雄猷杜征南以矜大平吳沈碑漢水竇車騎以章明出塞勒碣燕山猶能炳著簡書發揮功業寧偕巨制永固坤維尚乏黃絹之辭孰拂白圭之玷受恩稟命紀事表年巍巍乎不

騫不崩何患於為陵為谷

城地記　　明安磐

吾州介山水中西北刋山為城東南濵水而堤堤即城也城東一水自北來曰江水城南一水自西來曰青衣水自西南徼外來曰沫水三水皆迅急皆㑹州東南皆能為州城患而沫為最夏秋之交常平城秦李冰鑿離堆以避其患唐韋臯鎮蜀時伐凌雲以殺其怒宋麴紹作斗門以走其暴凡以節茲三水也嘗聞之父老云永

樂中州學在岸南數十步以今計之正當中流決嚙遷徙可知矣正統中郡守段公鑑防以杉栅成化中郡守魏公瀚障以石隄自是乃得不徙州人頼焉者數十年歲久而木朽石傾而地削州人於是復有憂色正德六年安成胡侯準以能名自維摩移守兹土屬擣賊亂東北重以内水之變州縣戒嚴吾州人之可憂者又有出於三水之外侯時調集兵餉日不暇給乃别駕秦隴胡侯纉宗奉檄脩城城立而盜不敢近别駕升秩去雨水

壞城十六七侯曰予辱守土其可使兹無城乃謀父老及大叅董公瑞侍御徐公文華暨磐曰予將城焉又曰自用兵來所在皆城然輒壞屢役不止予將城焉而俾可久又曰州人病矣公帑有金儲倉有穀予惟藉其力焉董公而下咸曰惟侯幸惠我嘉人乃上其事總制少保彭公澤廵撫都御史馬公昊廵按侍御王公鏜方伯胡公宗道大叅邵公貢少叅盧公綸僉憲郭公東山悉從侯議而郭公主張助成為尤力侯乃率執事者矢之

神曰必期卒事無踈緩乾沒者有幽罰八年中冬望日始事掘地深八尺萬杵齊下砌石厚凡八尺以附於上編柏為柵以附於石柵之外仍衛以土石自柵而上東城高凡十有四尺南城高凡十有六尺厚則以漸而殺上置女墻高凡五尺延袤凡六千餘尺凡石必方整合石必以灰一石不如意者雖累數十石其上必易如其令者賞違者罰人人感侯之義莫有毫毛苟且為心者功半大水卒至叫跳衝擊漫浸者三日州人相視失色

既水落城石無分寸動移者民益歡呼牽引赴事或至夜分重以澧陽汪侯儉受侯代至亦相與成之於是茲城凡八閱月而成其西北二方之未城者則汪侯之任也四方來觀者咸曰壯哉斯城未見也父老曰段侯以木魏侯以石胡侯實兼之城如是焉世世夫何憂且侯用財當而運謀審待物誠而集衆惠又能不畏騰口成茲大功不可不記以垂無極因以記委磬謂侯在州之政皆可書而茲其大者故記之是役凡用萬人木工百人

鐵工五十人石工一千三百人皆計日而給餼與直鐵萬斤栢萬株灰百萬石石百萬餘片運石之舟百艘白金二千五百餘兩米一千餘斛帑儲之外俟之區畫居三之一焉於時别駕南安郭君廣嶽山任君倫賔贊泰州趙文峨眉主簿章丘閻惠威遠訓導茶陵李悰或參其謀或理其事皆於兹城有功而執事董率之官與民皆遴選而勤勞者則以名姓附之碑陰

梓潼移江記

唐孫樵

湣繚於鄣廹城如蟠淫漲於秋狂瀾陸髙突堤囓涯包城

蕩壚歲殺州民以為官憂滎陽公始至則思所以洗民

患頗聞前觀察使欲鑿江東壖地别為新江使東北注

流五里復匯而東即堤墟舊江使水道與城相遠以薄

江怒遂命武吏發卒三千跡其前謀役興三月功不可

就有謁於滎陽公曰公開新江將扶民憂然江勢不可

決訛言不可絶公將何以終之滎陽公曰吾欲厚其直

以勸其卒可乎對曰飢卒頼厚直民惜其田以覬得不

可滎陽公曰吾欲戮其將以動其卒可乎對曰代之將者必若吾卒卒若叛不可滎陽公曰奈何對曰夫民可與樂終難與圖始固自役興已來彼其民曰夏王鞭促萬靈以導百川今果能改夏王跡耶非徒無功抑有後災羣疑牽綿民心蕩揺前時觀察使欲鑿新江中輟議而罷豈病此耶公即能先堤民言新江可度日而決也滎陽公諾明日視政加猛決獄加斷又明日杖殺左右有所貳事鞭官吏有所阻政者遂下令曰開新江非我

家事將脫鄭民於魚禍耳民敢橫議者死鄭民以滎陽公嘗為京兆既憚其猛及是民心大慄㬍舌如斬未幾而新江告成滎陽公歡出臨視班賞罷卒已而嘆曰民言不提新江其不决耶新江長步一千五百闊十分其長之二深七分其濶之一盤堤既隆舊江遂墟凡得田五百畝其年七月水果大至雖踰防稽陸不能病民其績宜何如哉滎陽公既以上聞有司劾其不先白詔奪俸錢一月之半樵嘗為襃城驛記恨所在長吏不肯出

毫力以利民覬滎陽公以開新江受譴豈立事者亦未易耶是歲開成五年也

龍多山記　　前人

梓潼南鄙越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即山之趾得邐委延舉武三十北出其巔氣象鮮妍孕成陰煙屹石巉巉別為東巖槎牙重複爭先角逐若絕若裂若缺若穴突者虎怒企者猿踞横者木仆挺者碑豎又有佀乎飛簷連軒欂櫨交攢欹撐兀柱懸棟危礎殊狀詭類愕

不得視下有畝平砥若户庭攄乳側脈膏渟泓右俯對絶壑杪臨蘭薄仙臺標異蕞石孤起屹與山别猿鳥蹟絶腹實而空路由其中斷齶相望攀縁上下闖然而出曜見白日始時永嘉飛真益羅相傳永嘉中有益羅者於此臺上學道益羅於此白日上升今臺下有碑誌存焉者也玄蹤斯存石刻傳聞丹成而蜕駕鶴騰天一去遼廓千載寂寞澄泉傳靈别壑絶明風閒境清寂寞無聲嘉木美竹岡巒交植風来悠黒雷動崖谷山禽呰獸掟翮互鶩曉吟暄啼聽之悽悽廻環下

矚萬類在目因山帶川青縈碧聯岕蒼際天杳杳不分月上於東日薄於泉魄朗輪昏出入目前其或宿霧朝雲糊空縛山漠漠漫漫莫知其端陽曜始浴徹天昏紅輪高而赤洪流激射濃透薄釋綿裂綺折千態萬狀倏然收霽樵起來而遊泊車而休登降信宿聞見習熟始曰山乎曾未始有得乎無處夸世釣名者污此巖扃乎且欲聞於頳陽之徒乎

導水記

宋吳師孟

蕞爾小邦必有通流之水以濟民用藩鎮都會顧可闕歟雖有溝渠壅閼沮洳則春夏之交沈鬱湫底之氣漸染於居民淫而為疫癘譬諸人身氣血并凝而欲百骸之條暢其可得乎伊洛貫成周之中汾澮流絳郡之惡書之濬畎澮禮之報水庸周官之善溝防月令之導溝瀆皆是物也按史記蜀守冰鑿離堆穿二江成都之中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然則成都水行其中尚矣自高燕公駢乾符中築羅城堰糜棗分江水為二道環城而

東雖餘一脈如帶潛流於西北隅城下之鐵牕涓涓然
閏矈所及不能并蒙於一府歳久故道迷漫遂絶以故
氣象枯燥而草木亦少滋澤其五門之南江及錦江二
水之名最著而渠稍廣且汙瀦填閼或濊或湕則編户
夾街之小渠可知矣間有欝攸菑以無水故艱於撲滅
鄉雖以甕貯水為備然器小而善壞非應猝救焚之具
故水不足用當平居無事時遑邮氣象湮塞之生疾而
火灾之為害歟自丞相吕公及今户部尚書蔡公深惻

民患欲尋故道以達之而所遣吏類皆苟簡不能體二公之意中作而罷今寶文王公勤卹民隱目睹水事憫然疚懷博訪耆艾得老僧寶月大師惟簡言往時水自西北隅入城累甓為渠廢址尚在若跡其原可得故道遂選委成都令李偲行視果得西門城之鐵牕之石渠故基循渠而上僅十里至曹波堰接上游漑餘之棄水至大石橋承以水樽而導之其水樽即中原之澄槽也自西門循大逵而東注於衆小渠又西南隅至窑務前閘

南流之水自南鐵牕入城於是二渠既釃股引而東派別為四大溝脈散於居民夾街之渠而輻輳於米市橋之瀆其委也又東滙於東門而入於江衆渠皆順流而駛有建瓴之勢而無潄齧之虞回禄之患隨處有備又頗得以潄澣湔濯焉歲或霖潦脫有溢滥唯徹澄槽則衆渠立涸矣凡為澄槽二木閘三絶街之渠二木井百有餘所而民自為者隨宜增減不可遽數焉經始於仲春迄成於季秋言時計功盡如其素不妨民田不勞民

力不逆地勢而興除亡窮之利害古之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宜無間然彼王褒紀三篇之績蕭范播五袴之謡乃一時褒德之美言與夫千載澤民之實惠可同日而語哉謹書其可以備來者之詢考云

淘渠記　　席益

唐白敏中尹成都始疏環街大渠其餘小渠本起無所考各隨徑術枝分根連同赴大渠以流其惡故事首春一導渠歲久令瀆遂懈而壅大觀丁亥冬益之先人鎮

蜀城中積水滿道戊子春始講溝洫之政居人欣然具畚鍤待其行部使者議於臺俗子之無識者謗於里令既不知不可遏則又曹耦相與語曰祗論開濬積泥通達可若何先人間之笑不為衰止既汙泥出渠農氓爭取以糞田道無著留至秋雨連日民不告病士夫交口稱嘆多向之議而謗者也後三十年益忝世官以春末視事夏暴雨城中渠湮無所鍾洩城外堤防亦久廢江水夜氾西門由鐵牕入與城中兩水合洶湧成濤瀨居

人讙趨高阜地亟遣官楗薪土塞𤠣決小東門水口而注之江僅保廬舍又春夏之交大疫居人多死衆謂汙穢熏蒸之咎嗣歲春首修戊子之令郡人知疇昔便利無異辭且補築大西門外隄役引江水入城如其故而作三斗門以節之舊走馬承受廨舍之南克寧第一營疊之北有汙池積水日深大南則吞街衢為一池行人不戒誤蹈犯歲有死者鑿此池挹池之盈以滙於大渠築短垣以護池岸茲患遂弭是歲疫癘不作夏秋雨過

道無涂潦邦人滋喜益謂僚吏歲二月循行國邑通達溝瀆毋有障塞此王者之政令長民之所當務也且前事可師獨廢之何對曰洵渠之令歲亦一舉行里胥執府符為醉飽左契爾如豪舉之室屋權要之官寺誰敢揞視其通塞者編户細人慮不及遠每旱夜叫呼於門得所欲即去間有欲問者患不知其原委詢諸吏民各懷私意莫肯以實告故因循至此益曰令歲繪為圖以從事矣圖可據乎皆曰圖如不可據則時雨既降必有

受弊之處令積陰如霽衢路如汜掃是圖之功也葢曰邑之有溝渠猶人之有脈絡也一縷不通舉體皆病按圖而治之則纎毫無敢鬰滞者矣葢刋圖以示後之君子如有志於民意誠欲令信於斯圖也將有考焉

後谿記 李新

大皂之水由羌域中來裂地擘山下闕岷水東分為沱西北注成都離為内外二江其一自小橋入都市有篤淵建昌安樂龜化等八橋跨水高騈廣羅城徙内江繞

浮闕南之萬里橋回内江自洛陽闕三字東郭俱滙於合水尾其後溝闕二字塞圃亡灌溉人多闕厲天灾流行萬井皆涸不舒不洩物無精闕二字師曾公曩鎮全蜀使治水者循大皂之源得會仁濯錦二鄉使闕二字水自曹公堰導小渠承以木樽環武庫至西樓獨府第有水而闕中無水太師曾公曰城皆吾家民皆吾子一草一木皆國中之利闕清流不闕何示不廣復鑿水谿於閲武堂後入諸郡使者之寺與闕帑藏所在園闕衡闕三字派決

均受漏泉之賜追前日桔槔抱甕(闕三字)隋(闕四字)涇數斗之泥風回漪漣過靈河九里之潤公(闕三字)歸(闕)帝舜游石(闕二字)三十年矣後人簡(闕)谿亦不治(闕)龍學上(闕)下事布政諮(闕四字)作新奇畫循太師魯公之治數月而政成濬開後谿故道水行如昔邦人驚喜再還舊觀且楚為掩(闕三字)鳩(闕六字)堰瀦町原防以授子木君子猶以為禮是溪之成忌者(闕)修怠者不修乃指為燕遊張本決不知廣澤一方備豫後世前人自有妙意某江山褫魄

老不能書事槩論始終以待久遠考闕公闕十七字梓州中江縣新闕九字文同闕六字縣為江州所環因名之其闕五字綿之闕二字鹿爬山初若二帶其深財漸車至神泉始與諸谷闕三字會為闕西至於羅江南至於陽平闕東南復吞旁流迺浩漾為洪波闕於縣之西郊歷闕二字勢闕頗闕二字南注折而東斗且闕逐陊擊左岸闕二字善崩歲歲内蝕若刳以刃若掃以帚邑人懦恐弗安厥居治平二年春河内廖君子孟為闕令將解去尚訪遺㪚及此即

行視嘆曰是將禍闕後者夫吾下為地陂而民魚有日矣於是料材課工趣闕成期補垣塾漏填築堅闕以循公而推乾之其夏大雨洚潦屢闕至此力一闕迺迤讓行復闕二字道闕三字譟踊躍闕三字德闕八字之闕七字利遺民民至於今神祀之吾廖君殄水害於吾邑吾邑之人又將何以報之哉謹當戒告子孫即其地以祠世世不敢忘也君聞之笑曰過矣此非所以盡吾之所為者曷足以云爾之德耶貢士賈汝奇等二百人遝然進而言曰

曰夫古之賢者凡是建立豈與夫蒙其利者必固徼其所以見思者耶盖仁惠浹人其久愈深雖欲已之自不能矣竊謂君之懿迹與古何愧當附之金石以信於萬年君又笑曰過矣愚何當此願毋言謹以謝諸君汝奇等退以圖以書詣余來文其言具如此余受之曰是可紀也迺為論次其所以云隄凡大小五其長共百三十七丈高一丈廣倍其高用人三萬計日四十五堤既成無有一人議之曰不可者噫如君者賢令矣

梓州永泰縣重建北橋記　文同

上即位之明年永泰縣重建北橋既成其令郭君經與其佐史君潤辭有請於邑人文同曰經潤辭不佞竊廩食於此伏自念終無施短才立異效鄉者議與斯民興是役以利其往來此前人憚勞畏譏久而不克為之者工今休矣問諸左右約諸所以調用民實不艱其供而咸謂其且當然者經潤辭輙不愧宜其文紀其工敢以累執事庶因之以傳乎無窮經潤辭幸矣同曰唯唯二

君之治端幹明以潔便人謹已聞之長老耆舊無有也均
徭賦平訴訟他人葢亦有能之者夫何足書是舉也同
嘗觀二君之爲乃有志於行愛恵之深者勞躬䘵心旦
夕惕勵暴外風露曾不以懈勤王事恤民隱古之賢吏
凡不過此是可書爾二君雖不見屬同亦將件次休績
揭諸華表之末以視於後人況二君所以來之意誠且
愿耶謹不避遜爲之詞云維縣爲梓之所領西上府治
葢百有三十里叢岡沓嶺圖聚邑屋疆畛戱陘虢最險

下然賓旅還過此馬要隙大氏閬中清化始寧符陽諸郡所仰二川産殖繒綿絺紵蕣茗刺繡雕刻鏤治之物與所市易牛羸絲繭椒蜜之貨日夜旁午絡繹駝負羸羯抗蹄裂肩如水上下故北出之道路踵相織近郭有澗自東迤西横滙曲決峭絶傾斷自昔經制有橋甚偉以利其涉逾五十祀至和甲午夏潦洚溢遠谿逆讓噎滀不寫鑴隳嵦岸級礎崩納甬楹翹虚犀版散墮日歌日陷以至大壓庸吏數易一不省問人擠溝馬還濘間則

有吴維汾陽君為令之二年慈惠宣浹民實信賴諸敝已捄回力圖此因倡於衆曰是橋廢圮爾所痌悼予其爾復謂予何者萬口一和令謀我協不煩令指顧進諸辦材糧交委日謁就事於是集斤鋸會錐鉾治木伐石均功授巧維武昌君適調此尉喜相厥役與令晁藻昏旭臨視犒饟豊美作息時節咸樂其用無少倦剏始癸卯仲冬之丁未訖甲辰孟春之壬子憮棧朽堊一巳絶手觀其横虛亘遠夭矯虹截鉅載銁擢攢扶鎖綰覺直

如削堅犖如鑄厓㢘縟綴阿縈跂竦湍瀨塘激無以泐其固風日掀暴無以液其壯百數十年之利過莫知爾既而行者止居者起田野吒隸闠闤賈儈提引稺幼扶翼耆耋聯行散走環擁登降睨高窺深歎息欣喜如是累日始肯罷靜爰有杖老倚柱而歌曰昔政之鄙浸以毀兮令治之賢倐以全兮興事以時罔齎咨兮取用有度胡怨懟兮無貸之仁濟斯民兮不朽之利安此地兮同既為二君委以論譔以詳言之矣復取杖者之歌系

於後刻石道下以永行人之思治平元年十二月二日記

通惠橋記　俅輝

益之南簡之西陵之北吾鄉在焉衝三洲之會民閻僅千室而商賈輪蹄往來憧憧不減大郡俯市門有長江漱其址江出源餘霜山經龍淵歷漢陽而南趨岸蹙勢迅水驟至即湍悍不可禦昔之虹梁鶴表可恃以固者輒飄蕩無幾吏苦興廢雖古遺愛至是亦多倦色民病涉久鄉僧士賢奮然以緣化從事即舊址架石磴而廣

之巨石鼇背過者如步堂上又積石兩涘翼為長堤延亘凡數十尋經費不資未嘗以聞有司借民力而功成水患遂弭經始於崇寧三年十月甲子落成於大觀元年二月丁酉士賢請鄙文以誌余戲謂賢曰凡物載形象閱時數寧保勿壞況石有時以泐濟凡庸悟昏憒出之沉淪俾造聖域其功利孰與是多賢曰若然豈可無相亦安用子言為土圮木朽繩絶船危石且然爾吾且妄作之子其為我妄言之余嘉僧之誠能游戲成如是

功德竊顧絺繪章句華艷其事為來者勸適預能書隨

計偕方伯戒行甚邇聊書歲月云大觀元年記

萬里橋記　　劉光祖

維蜀慕王化通中國最為古遠載籍之傳尚矣至周武王牧野之誓史官書之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則其附聲教識仁暴槩見於經矣獨秦見伐資以取楚儀錯之爭是也而儀城具存至今自秦置守李冰通二渠為蜀萬世利今萬里橋之水蓋秦渠也是則蜀號陸海蕭

何藉之以基漢漢興五六十載文翁守蜀始取蜀秀民立學官教之學比齊魯而司馬相如之文遂擅天下晩有揚雄氏續孟荀之絃於漢之既衰漢祀中絶公孫述竊據蜀蜀人以死抗述者班班風節又凛乎東京之首也其後諸葛孔明用蜀以公信仁義懐而服之法度修明禮樂幾於可復夫歴周秦兩漢千有餘年至孔明而以蜀通吳抗魏三分天下存漢社稷雖號霸業實宣王風蓋孔明學探伊傅而迹并管樂蜀人到今矜而誦之不

志今羅城南門外笮橋之東七星橋之一曰長星橋者古今相傳孔明於此送吳使張溫曰此水下至揚州萬里後因以名或則曰費禕聘吳孔明送之至此曰萬里之道從此始也孔明沒又千載橋之遺跡亦粗具非有所甚壯麗偉觀也以千載之間人事更幾興廢而橋獨以孔明故傳之亡窮其說雖殊名橋之義則一厥今天下兼有吳蜀朝廷命帥其遠萬里盍受孔明之任以來由蜀走闕道亦如之其於此橋孰不懷古以圖今追孔

明之道德勳庸而思髣髴其行事侍御趙公之鎮蜀也
始至謁古相祠即命葺之明年作祠廟於其故營又明
年新其故宅廟貌每曰諸葛公三代遺才也用法而人
不怨任政而主不疑非天下之至公其孰能與於此令
其遺迹所存尚多而萬里橋者乃通吳之故事前帥沈
公常修廣之猶陋弗稱且易壞久將莫支則命增為石
魚釃水為五道梁板悉易以木而屋之橋成耽耽屋成
繩繩嚴嚴翼翼都人大和會觀所未有民不知役而公

亦樂之風煙渺然岸木秀而川景麗公與客登此盖未甞不徘徊而四顧也雖然兹橋也過而弗能玩玩而弗能思者衆矣如公所懷風景抑末耳神交千古又安知諸葛公通吳之志亦未甞一日不在於中原也乎光祖忝公元僚公命光祖為之記記其大者而遺其細盖將以大者望公俾公之功名垂千萬世若曰橋美名公又與之為美觀非知公者知公莫如光祖

駟馬橋記　　京鏜

出成都城北門不百步有橋舊名清遠凡自他道來成都者必經焉清獻趙公所編成都集記最為精詳余因究清遠得名之自則成都有橋七謂象應七星獨清遠不與及究司馬長卿題柱之所名昇仙者適在數然其說謂當在上流五里令之名昇仙者在下流七里集記已疑其非古矣余謂長卿負飄飄淩雲游天地之意氣發軔趨長安時欲與蜀山川泄其不平其操筆大書當於萬目睽睽之地決不在三家市無疑也況象應七星之

義必其屈曲連屬不應昇仙獨與他橋相遼絶陵谷有變移冊牘有缺逸竊意近時之清遠即昔日之昇仙不然九達之衢百堞之旁一杠梁如此反不載於成都集記何耶集記作於國朝使清遠之名果得於古清獻公豈肯略之於簡編之外余久欲訂正之而無其因先是橋隷邑尉邑尉多茍且遑青疊石編木工不精良不惟簡陋視會府弗稱歲久石泐木且折勢將圮敗過者病焉迺於農隙水涸時撤而新之取長卿題柱之語扁以

駟馬因去清遠不經之名記其辯也不廢昇仙相仍之地存其疑也或曰是則然矣無亦以貴富期待蜀士耶曰余何敢淺待蜀士余所期待又在貴富外名當傳信稽事考迹曰駟馬為宜粤自六丁開蜀參井岷峨之英靈恥秦不文德不忍度劒關者百七十有餘年至漢文翁守蜀始振發之長卿實鍾其英靈者首入帝京以雄麗温雅之文動萬乘震一時其後蜀士接軫以進者皆長卿破其荒議功當為文翁亞文翁創興之學長卿經行之

橋事雖不倖迹皆不當蕪沒余來成都學宮欹傾欲壓已改築棟宇人謂自成均而下無此壯觀似足以侈文翁化俗之萬分茲建橋以駟馬名自是長卿之遺蹤亦不泯矣若曰長卿非全德不為蜀士所多則非余訪古名橋之意也橋石其址以釃水如堆阜者二屋其背以障風雨如樓觀者十有五楹板其虛距江底高二十有二尺其修十有七丈其廣二丈甃南北兩涘以禦衝決翼東西兩亭以便登覽經始於故歲十二月之戊戌告

具於今歲四月之庚辰是役也取餘於公帑則民不知擾責成於寮寀則官無妄費易名以辯千古之疑則所傳或不朽持是以紀於石尚庶幾無愧辭云

王公隄記　韓巳百

梓褋帶二江歲病泛溢大抵武弱而患小涪悍而患大此王公隄之所以築也涪脅東山迮不得肆蛇行西折薦蝕城址月積歲漲故其患視武相絶先是府牧繼植長堤横遏江要毋使西齧已未仲秋一夕暴溢高出隄

背十有八尺平睨城闉州民惴恐江落隄潰中流之揵盂僅有存者閻丘公泳議新厥圖營度甫畢以命入覲謀用中格追提刑王公通攝府事躬相其宜乃度水所嚮退依江堧伐石為隄三分其役臺任其一凡役之隸於臺者幕屬董之府任其一凡役之隸於府者職寮董之郡任其一凡役之隸於邑者令佐董之部分既定以次受地人競於功不戒而勸隄成北自劉公隄之缺南至考功隄之址其長上下總二千六百尺有奇自是歲

十月辛丑至明年三月癸亥其程得百四十日有竒役以工計凡三萬八千四百錢以緡計十分工役之數而一之粮以石計五分緡錢之數而二之隄崇十有六尺級而兩之以防圮跌沿壕起土為堤崇八尺廣稱之以備泛溢江獲安行無所迫阨寂如循牆緩驅徐去隄亦屹嶫延袤霞截虹卧堅不可犯父老縱觀懽呼舞手知環城萬室自今足倚此以為命矣於公虚心體道於世無累植徳不計於物利物不計於功仁風恵澤洋溢蜀

左且無幾微見於顔面是區區者磨東山之石以侈不朽於公何有惟夫規畫之詳金粟之耗工役之度使寂寥無述來者莫考是無以永邦人之賜於無窮也用敢特書以詔世世俾勿壞公名勲字有功崇慶人盖今日西南宿德云慶元庚申六月初八日門生文學掾韓已百記門生府簽判許奕書

灌縣治水記　　明盧翊

蜀守李公冰鑿離堆以利蜀刻深淘灘淺作堰六言於

石立萬世治水者法所以制水出入為旱潦計者至矣其用功緩急蹤容之序意自較然漢晉以來率用是法永嘉間李公竬深鏟之唐宋相承世享其利元始肆力於堰無復深淘之意無乃公言不足法歟假令沙石湧磧水不得東潤則雖鎔金連障高數百尺牢不可拔亦何取於堰哉矧所謂鐵龜鐵柱糜費幾千萬緡者曾未幾何輒震蕩湮沒茫無可賴方諸籠石廉省今古便焉者孰得比來民受其困宜坐諸此予竊少之乃檄府司

置鐃钁鉅萬役夫三千從事灘磧以導其流堰則仍民之便而已顧工多日少羣力告瘁未能勉其所欲爲究其所當止如公法言者恥也舊刻相傳在虎頭山鬬雞臺水側其旁歲久剝落索弗獲慮後之君子無考焉因磨石重鐫碑側云

景州曹侯開道濬川序　　陳南賓

梁居荆揚上游其山連峰接岫道狹僅容足其難如登天行者或四步五步六步七步乃止憩焉氣促汗流竟

日不一二程山谷之水會而為川奔悍奮擊篙師一失
舟楫不可復救羌夷憚於輸貢商旅怯於往來而拊膺
之歎鏈嶂之意所以不能已於李杜之詩之感也然自
有天地即有此山川不知其幾千萬年禹治洪水别九
州第梁於八岷嶓之既藝沱潛之既道蔡蒙之旅平和
夷之底績功無以加自時厥後若五丁之開峽李冰之
鑿山亦足尚矣景川曹侯承天子命來蜀以開道濟川
為已任凡東跨永寧西抵松茂南接雲貴北連棧道分

方命官指畫規畧曰某水也若是而導之某道也若是而闢之某石也若是而鑿之其思慮皆出人表官屬奉命惟謹經始於洪武辛未訖工於壬申中以農事輟者凡三月四塞之險官屬各有攸司而永寧建昌則又險之險者侯親視之運巧思鑿巨石通河道為灘者一百九十有三運土木塞險阻以取直徑為橋者五十有四故至雲南大理西番箐原其驛鋪皆堅固縝密不為一時苟且計其用心亦勤矣既而西北皆以成功告悉如

侯指於是輸貢者無難色往來者無愁歎聲使李杜生於今日豈無詩歌以美之哉噫人情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當侯之經營也衆莫不曰蜀之險阻天造地設自開闢以來未之或治今茲之舉無異於愚公之移山也徒聳民耳惟侯不惑於衆人之議而決諸一心躬任其責雖暑雨祁寒不避以八月之勤勞而成千百年之利蓋智者之所為衆人固不識則聖皇之所特命而責成者夫豈偶然之故哉宜勒諸堅岷以示來者侯名震

鳳陽人

渠縣重修琅琊四橋記

吳伯通

渠古邑也地介夔梓之間而隷於果凡泝沿巴峽往來於蜀者或捨棹於萬而西上或振策自益而東下必道渠渠亦蜀之要衝也其東崇山亘千里自北而南渠江循山西四十里與並馳山中之水破山旁出西走而奔注焉官道出江山間故多涉溪澗入渠境凡涉溪四琅琊其大者每山雨則湍流澎湃怒號而激撞橋輒壞阻

溺震駭沾濕行道病焉成化丙午春洪都泰侯自諫垣出貳守廣安道出於茲目橋之圮閔行之難其心惻焉思濟其難下車未幾適承檄往攝渠治視篆之日選於衆舉義官邵君本乾及吴某以作橋事委之侯膚敏闓爽樂易近民敷政聽訟既明且恕務不咈乎人情浹旬彌月渠人翕然順之而邵等忠勤幹固克濟其謀悅以先民而鼓舞之相與捐資鳩工伐石於山治以為梁琅琊功大費博其上下三小溪省三之二肇功於夏五月

及農隙也不踰時而四橋成侯率邑文學偕往落之喜邵等之急於趨事以能有成功也賦詩奬之首尾云隱隱虹橋卧急湍平平官道雨初乾行人欲問經營事白髪烏紗兩義官盖不有其功而歸諸下可謂有功而不德能謙君子也邵不敢居捧詩謁予山中為道顛末且曰是役也勞心者我侯勞力者我民吾輩受命率衆終其事勞何有焉顧為記之以彰我侯之德我民之良能無忘今日也夫子嘗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易使也吾聞其語矣今見其人也安可無言易曰天施地生其益無方蓋天地之交陰陽之應一施一受氣通德合故萬物以成君臣天地也上下陰陽也君施臣承上令下從相交相應志符道洽故萬事以成凡父子夫婦之相與以成厥家皆是理也明乎此而行之謂之學道是故以上則愛以下則順俟之愛一生於心遂發於事克承君施而且能令學道之功不可誣也田野之民初未嘗學一令之以道其順上命以共成其事乃知此

道在人心信其固有而非遠也獨恨無以咨之者則凡
違令豈皆民之罪哉方今聖君大德猶天施至溥也旣
夫臣工有學焉有弗學焉或學焉而不知道鮮克順承
而致之民以牖其心使知順上之道故政事日隳而上
貽國家之憂豈有他哉利欲汩其心耳夫人臣惟利為
懷則獵取漁奪何所不至至於怨讟並興猶昧自反而
繄曰民頑忿疾横加焉於是民無樂生之心宄害作矣
嗚呼俗焉斃也久矣可勝言哉蓋吾見亦夥矣若俟是

舉殊異常事真可以愧衰俗而振勵之也據春秋重用民力法當得書而事可訓又不可不書故書侯南昌人名其字叔熙乙未進士刑科給事中以言事謫官出貳吾郡云

中江縣余嶺新道記　張翀

中江當兩川雲貴秦隴行旅之衝實劍外劇縣縣西二十里有山曰高崖壁立雲矗俯瞰羣峰勢與青城大峨伍山之麓故有舖曰雙魚踰雙魚五里溪水自北下

夏秋交輔以行潦其悍滋甚有司者常橋之號曰高橋

橋西上數里為鋪曰飛黄之上十里曰方基又十里曰

走馬自雙魚而上逆坂重峴時相勾連巨細石鎈𪉑𪉑

齒齒行者必擇地然後可投步至走馬稍巳又所在乏

水泉當溽暑時公私往來無以濟渴不死則病循縣西

五里出雙魚之北歷兩河口蠻洞直距方基走馬之間

一徑弦直可通轍跡而少迂回演迤艱難攀跻之狀夾

徑有井或寒泉錯出石罅汾潏漫羡其聲淙淙疑所謂

井渫不食者官道不出於此而出於彼何也新建余侯祺來令之五年不為苛皦之政縣以無事乃屬其土人而告之吾聞道茀不治司空不視涂澤不陂川不梁周單子所以知陳之亡也今官道之利害前人之智非不能及此而不肯一舉手或有意舉手而奪於羣咻憚而不為智及之而不為不仁憚於人言而不為不勇吾無以令為也茲將舍其迂而就其直棄其險而從其易僉其謂何皆應之曰然遂以嘉靖四年十有一月庚申刋

木㮚䆊鑿兩河鑾洞之道而通之下上連延僅二十里廣加故道三之一并徙雙魚飛黃方基三亭於形勢之便區取南之直以易北不傷於民撤舊亭之材以為新不費於財首尾兩閱月厥工告成而縣之人忘其勞涂之人始得便周行之安也兩河當高橋上游十里其患差小乃廢高橋舊趾改瓶石橋二於其上為橋之空各三橋之陽為亭一不侈不陋亢爽可喜榜之曰仰止以休行役之士大夫凡所規畫悉適人意旄倪歡呼如出

一口按察使呂君道夫適以入覲過而嘉之更舊鋪之名雙魚者曰余嶺飛黄曰平易方基曰便民用慰山靈而視後來君子於是知余侯之善為政也予方戍瞿門縣博士李戴陽不惜二千里走書曰願有記按周禮合方野廬二氏皆以道路為職凡舟車轚互叙而行之不使室閡而月令以季春之月周視原野開通道路為訓三代之有司治其職以待四方之賓旅者詳矣蓋秉禮立制而授之官師細大具舉而纖悉無恨此所以為先

王之法非後世所及也去古益遠士之工於取名者羸詘之不知而敝所恃以侈耳目之觀其齪齪者視民之利害恬然不以動其心媮得避嫌以苟朝夕要之二者其操心之私均也然則為令之吏能舉事以貽百世之利非役志以干譽而求益也而民不以為病蓋仁者之勇矣於先王之法又深得其遺意雖欲不記其可乎侯字原貞宋尚書襄公靖之後丁卯鄉進士其興學慎獄懾奸惠民之政皆有明法徃歲寧賊之亂潔身以去志操

凜凜薦紳間多能誦之者載陽雲南趙州人及典史徐

朝進皆嘗賛是役法得附書

平蓌曧灘記　　安磐

蜀之灘以千計戎州之西最險戎以西灘以百計犍為之蓌曧最險灘在犍為四十里石閼中横江水走其上前壅後迫勢不得不起而立衝撞噴薄呌號怒激聲聞十數里外舟人上下咸重足變色瞬目屏氣以幸無事一失其勢輒破壊漂溺不可救人死是灘者歲以千數

也昔李冰守蜀鑿豚崕以避沬水之害豚崖在嘉州犍為犍為嘉屬邑也相去不遠不應舍之不治然冰之治水也多沈犀以彈壓湍急犍為故有沈犀驛豈冰嘗治之而無成歟抑江流變遷當時水由他道而無是險歟不可知也正德丙子蘄陽張公思齊以憲僉行縣邑人赴訴萬口一辭時適有幾公可與事公進諸生而語之吾受天子命官以水利為名豈一一利之去害乃所以為利也計度安出諸生曰濬其西岸水析而西灘

其可夷公曰然吾意如是驗其同耳具事委曲得俞監臨監臨者廵按監察御史盧公雍也乃卜乃虔臨江用牲萬夫齊奮身自為督甕石為堤以木為捍既鑿既疏自下而上時天大寒雪雨交集公撤去麾蓋勞來廵行率至夜乃息凡在役者益感公意併力趨事兩月告成導江之日人士走觀空其一邑歡呼嗟嘆不圖成功乃至於此由是灘險遂虛而夜亦可航矣州倅任君倫邑令王君大衢於斯役與有勞者率諸生佘恭周德詣磐

曰代來之險平之一日積歲累年無一舟覆公功大矣記其可無磐辱公同年與聞始議用紀成事曷其敢辭聞之活千人者其後必大公之所活何止千人大不大於公無與而吾人之頌功受賜家户尸祝當與此江終矣公去蜀之十年始得次而書之屬邑簿王君某刻石以垂無極

城東新泉記

黄景夔

城東新泉故泉也故泉曷曰新日以其故之辱也始浚

之若新焉曷曰故之辱出城東百餘步大涂之旁維泉之源脉長而甘城中井鹵人莫汲汲城之外東門之人資斯泉顧獨出石間僅勺挹不受巨器浸漬溪流汎淖沮洳牛馬之過飲之且溲焉汲者守泉不得則於溪匯注盈汰澄不可汲踵踵競次旱則復於泉洫冬尤艱剖氷取甕人息爨俟水之至不及則于北泉又遠難致論者咸病東泉云予郊行過泉而喟曰泉哉泉哉曷居於此爾資之深而功不溥質甚美而蒙不潔斯非爾泉辱

哉乃心惻而新斯泉曷曰新役夫雲集下具如雨嶘穿
嵯嶄深入齒齒泓然成池汲者如攜不次不勞不獨利
東門城之中咸汲焉崇之方臺庀之莪亭曲闌四周尠
如閑如幽蔭寒洌炙燠之所不及牛馬之迹無緣而來
觀者顧嗟不識其故故曰新既成飲亭下顧泉而賀曰
嘻泉哉自有天地即有爾泉豈無主翁咸莫爾顧茲維
新在我慶爾泉之遭繆予理守罔敢茍安濬清濯污託
風在泉竊志焉柳謂我留情事外不急簿領迹亦似之

知我乎將由爾泉乎罪我乎將由爾泉乎爾乃扁亭曰

城東新泉而刻語於石樹亭中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三